

朱子語類

廿八九

論語

公冶長



重刊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論語十

公治長上

子謂公治長章

問子謂公治長章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升南南容為人觀其言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弃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升南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煮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况聖人乎自
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着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
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
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
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
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
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
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
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
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寓
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
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

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
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恣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
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
正怕到這處寓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
人方能成德以下子謂子賤章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
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
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孫賀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
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
抵論語中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

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九南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孫賀予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非器也作明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疏通明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

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効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寓

或曰雍也章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恠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作明

佞只是捷給辭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

之道

佞是無實之辭道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

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寓

問為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為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麓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

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其遂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舉時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道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他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方是信去祖道去偽同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

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以此見漆雕開已見
大意方欲進進而不已蓋見得太意了又要真到至實
無妄之地它日成就其可量乎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
也祖道。按此無答語姑從蜀本存之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
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
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
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即此便是
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
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
害其為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
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

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為椽杵已自
可矣他不伏做椽杵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
立之問吾斯之未能信曰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
但信未及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
假借將來譬如五穀可以飽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
然曾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曾見得却信箇
甚麼若見人說道這箇善這箇惡若不曾自見得都不
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持本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
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
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端蒙
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保其終始不易曰

他於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意行處有些勉強在曰未須說行在且即便有些小窒礙處

胡泳

敬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就用處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且理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定看去做道理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方可去做禹因問明道所言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跡了看來漆雕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融通用都知了曾點雖長見得快恐只見跡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為然問禹有何說禹曰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自

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也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模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

禹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

相反曾子便是着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
哲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
他只是論語載不全係賀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
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
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
却不是高尚要他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
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
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
何害植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
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

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
聞見是如何曰此亦只是說心中自曉會得後又信得
及耳廣

問漆雕循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

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欽近約
伯羽。道夫錄云原憲是收欽不能容物近於循開却

問注謂信是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如何曰便是
朝聞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
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
雕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
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
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

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
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
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集注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
叛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
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集注做甚麼或曰起
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集注係舊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
大了謙之錄云是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
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
意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當等
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

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
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
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當

楊丞問如何謂之太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
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璘

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覺得
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
夫亦不可孔門如曾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某問開曾
謂未能信孔子何為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
仕它隱之於心有未信處可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
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點

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留_{下工夫}^時

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曰明道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云孔子與點孟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看這語意是如何看得此意方識得聖人意_孫

王景仁問程子言曾點與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此當某問公而公反以問某邪此在公自參取既而曰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子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_祖

或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記胡明仲說禹稷顏回同道其意謂禹稷是就事上做得起底顏子見道是做未成底此亦相類開是着實做事已知得此理點見識

較高但却着實處不如開開却進未已點恐不能進直卿問程子云云曰開更密似點點更規模大開尤縝密

問漆雕開與曾點孰優劣曰舊者皆云曾點高今看來却是開着實點頗動蕩_可

問恐漆雕開見處未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觀他吾斯之未能信之語可見_文

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_{子方}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雖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_用

曾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漆雕開見得不如點透徹

而用之却密點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面間架却未見得却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子初問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曾做了賜曾點見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畧處漆雕開見處不如曾點然有向進之意曾點與曾參正相反曾參却是積累做去千條萬緒做到九分八釐只有這些子未透既聞夫子一貫之旨則前日之千條萬緒皆有着落矣忠恕而已矣此是借學者之忠恕以影出聖人自然之忠恕也

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

於小成君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君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孫賀

道不行章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作明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處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

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作明

問孟武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

仁字便用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備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為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第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麤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南

林問子路不知其仁處曰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來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

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卓

不知其仁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墨點破便不得白了孫養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它功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功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錄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乃

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之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個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即猶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賀孫集注

胡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然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文宣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淳

問顏子明睿所照合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賀孫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備且未盡其極耳賀孫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明作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個

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盡

問謝氏解女與回也孰愈章大抵謂材之高下無與入德之優劣顏子雖聞一知十然亦未嘗以此自多而子貢以此論之乃其所以不如顏子者夫子非以子貢之知二為不如顏子之知十也此固非當時答問之旨然詳味謝氏語勢恐其若是曰上蔡是如此說吳材老十說中亦如此論集義

吾未見剛者章

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張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

有慾升南

問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淳錄作無真難如那抄眉弩眼便是慾申張便是慾地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叔器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為剛則不得如此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却不得又言剛與勇也有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學義剛也慾慾者溺於慾而成癖者也錄畧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它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馬得剛，或者以申張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入道好，便是欲安得為剛？南

問：吾未見剛者。一章曰：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申張也，不是箇揚揚要底，人是箇剛悻悻做事。

恬噪人底人。○ 蕪

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為物撿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張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時卒。○ 集注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強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時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

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遷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休南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雅大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解此數段終是未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洽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未能忘物也篇此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入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餘可疑

至之問此章曰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子心且如所不當為之事人若能不欲為其所不當為便是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它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怡亦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道夫

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備

吉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
 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
 為仁義禮智之性蓋卿。佐錄云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一截

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
 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
 處傑人傑

問性與天道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
 可以觀性與天道雅

寓問集註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
 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有者何故不可

得只是只是聖人怕人躡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
 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
 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
 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
 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
 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
 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言
 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
 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寓

問集註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
 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養人而行之
 傑人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着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振看得文字平正又浹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浹洽無虧欠方得好升南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

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淳

器之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寓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時

叔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
不會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
取謝氏說者莫是為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
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
地子貢當時不會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
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
頭便恁地說義剛

朱子語類二十八卷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九

論語十一

公冶長下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
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
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章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
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
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為善處他這
處真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鵲突學者
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
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

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
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
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賀孫
寓錄畧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結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濟
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
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
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
銖

問孔文子之謚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謚如有十
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
亦可以一善為謚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

謚非礼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
王亦有二字謚淳

問勤學好問為文謚之以文莫是見其躬行之實不足否
曰不要恁地說不成文王便是不能武王便是不能
文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如有十事不善淳錄至名之曰
幽厲它而今是能勤學好問便謚之以文如何見得它
躬行之不足那不好底自是不好而今既謚之以文便
見得它有這一長如何便說道是將這一字來欺它又
問孫宣公力言雙字謚之非不知雙字謚起於何時曰
謚以尊名節以一惠便是只以一字謚為惠而今若加
二字或四字皆是分外有了若如文王之德如此却將
幾箇字謚方盡如雙字謚自周已是如此了如威烈王

慎觀王皆是剛義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謚故注云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如文王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為文今孔文子亦謚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一事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謚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個

吉甫問經天緯地之文曰經天緯地是有文理一橫一直皆有文理故謂之文孔文子之文是其小者如本朝楊文公之偶亦謂之文蓋

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橫者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

次如文辭之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直卿云伊川謂倫理明順曰文此言甚好注

問文如何經天緯地曰如織布緯經是直底緯是橫底或問文之大者莫是唐虞成周之文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問文只是發見于外者為文曰處事有文理是處是文節

因論孔文子曰聖人寬腸大度所以責入也寬意

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文子之學伯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

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
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
一事如此耳
問使民也義是教民以義先生應節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
伍之類謂為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
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
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
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升南
吉甫問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
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甲冑而伍之取
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

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
至○蓋卿錄云有章一都
冠服用皆有
寺級高甲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筮之
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
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是瀆
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
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
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
幽處南升○時
錄見下
文振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數段
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

出來要入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
它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
信之然藏蓄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
為山節藻稅以藏之便是它心一向倒在下筮上了如
何得為知古說多道它儲某以為若是儲則不止謂之
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以主不知
而言也時

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藏龜初未為失而山節藻
稅亦未為儲臧文仲所以不得為知者特以其惑於鬼
神而作此室以藏龜爾曰山節藻稅只是華飾不見
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儲所謂作
虛器已而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大

臧文仲無大段善可稱但他不好處如論語中言居蔡之
事左氏言不仁不知者三却占頭項多了然他是箇會
說道理底人如教行父事君之禮如宋大水魯遣使歸
言宋君之意臧曰宋其興乎成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是會說盡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
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
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
緣他太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
歸不玷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
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

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太義却
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時
三仕三已所以不得為仁蓋不知其事是如何三仕之中
是有無合當仕否三已之中又不知有無合當已否作明
黃先之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
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畧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
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
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
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
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三子之
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三子所為如此高絕而
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

看便見得三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
可容易看也時

復之說子文文子曰公推求得三子太苛刻不消如此某
注中亦說得甚平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
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
愠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愠
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
量人家誰肯棄而遺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
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
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
苛刻搜人過惡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個別此
或問令尹子文一章曰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已

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愠之色有喜愠之心若有喜愠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亦不可說他所告是私意只說未知所告者何事陳文子有馬十乘亦是大家他能棄而去之亦是太段放得下了亦不可說他是避利害如此割舍且當時有萬千拚捨不得不去底如公之論都侵過說太苛刻了聖人是平說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

問令尹子文之事集注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私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乏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愠

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

集注

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因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

此說

問集注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

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看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是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

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

夷齊之忠清是本有底故依舊是仁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

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猶夏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注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

師却問云云曰大槩看得也是若就二子言之則文子資稟甚高只緣他不講學故失處亦大

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于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容有
質厚者能之若便以為仁恐子張識忠清而不識仁也
方。

集義

五峯說令尹子文陳文子處以知為重說未知焉得仁知
字絕句今知言中有兩章說令尹處云楚乃古之建國
令尹為相不知首出庶物之道若如此則是謂令尹為
相徒使其君守舊竊之位不能使其君王天下耳南軒
謂恐意不如此然南軒當時與五峯相與往復亦只是
講得箇大體南軒只做識仁體認恐不盡領會五峯意
耳五峯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疎孟子
刻地沉淪不能得出備北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

何聖人不以仁許之研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
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
之忠雖不加喜愠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
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崔氏無君
其惡已著而畧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
於其小而不能於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曰讀書
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聖人當日本意夫
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愠
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
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
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研

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

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毫私意皆非
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無私所
以不得為仁曰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我
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
已無喜愠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
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
快處便不是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蔚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
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

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

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到不定了

時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曰聖人也只是太緊
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
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
然而多思大率流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
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潤再斯
可矣是常法太緊當如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程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如何
曰這是其當問公底基云若是思之未透雖再三思之
何害先生曰不然且如凡事初一上商量已得成箇體
段了再思一番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

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治長一篇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味甚安曰是如何未要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着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着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不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多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焦地平平正正更不看得此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凡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沒理會

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畧有此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攢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消絕如何說得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開又問之醯及三思章曰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易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審一番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番這是非便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紛

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於那僻况初來原
頭自有些子私意了如乞醯若無便說無若恁地曲意
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適要得人情本是要周旋不
知這心才都曲小若無便說無是少正大至若為
太急難非已可成明告於眾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
同若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
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
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聖人之於
久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上要曲意周旋纔恁地
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章曰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

升南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種
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
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
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
做那事夫又却罷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不
功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深予之之辭

通老問甯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
露觀衛侯為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
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之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
此此其所以免禍也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然曾經營着方來愚只是沈晦
不認爲己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
可以爲不可及也去

問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
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
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爲不可及因舉晉
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
能之也人傑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
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
只粹粹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
也盡

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
間不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
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入要去也得住也得
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
理寓

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
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
權其輕重李

問甯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
沈晦以免患是也水之集注

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
也後面又取程子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

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
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者却似與
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
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為人所害矣
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
周元興問甯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
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
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其間
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定能
沈晦何以致此若比干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似箇愚底
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
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

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
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
要人人學甯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為法比干却是父
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
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孰一不
得也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
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
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
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

稍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于中道不似如今人
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
狂簡地位已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
做得成一家作明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
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稍也是他做得稍底
成不是今是今日稍明日又不稍也如孝真箇是做得
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
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個
斐然成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章謂如樂
章五聲變成文之謂如五采成文之謂章言其做得成
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

如何裁得

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党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當時從
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
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度若異端邪說釋老
之學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義如坐井觀天彼自以為
所見之盡蓋窟在井裏所見自以為足及到井上又却
尋頭不着寧可理會不得却自無病人

先之問孔子在陳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至後來魯舊
之徒吊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
此曰裁之在聖人而聽不聽在他也舉時

問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
能行其道也故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

但過高而忽畧恐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初便是只管一向過高又曰文振說文字太故細升南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流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趨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趨世高尚者皆是苦行底人而今所以無

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帶便如釋氏子桑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識其同人如此等人雖是志道於牛馬或問又云皆老氏之流也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肅

蜚卿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士不說狷者曰狷底已自不濟事狂底却有箇軀殼可以鞭策斐只是自有文承詩云有斐君子斐乃成章是有箇次第自成箇模樣賀孫問集注謂文理成就而著見是只就他意趨

自成箇模樣處說又云志大而畧於細是就他志高遠而欠實做工夫說否曰然猶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賀孫

問先生解云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不知所謂文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為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畧事又却如何得所為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為有倫序有首尾可觀也廣

問集注謂文理成就如何曰雖是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

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再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料皆然一齊彼它做得成就了錄

符舜功問集注釋狂簡之狂皆作高遠之意不知罔念作狂之狂與此狂字如何回也不干事又問狂而不直如何曰此却畧相近狂而不直已自是不好了但尚不為惡狂若罔念作狂則是如桀紂樣迷惑了義剛

問恐其過中失正而或流於異端如莊列之徒莫是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無所取裁者否曰也是恁地又問子夏教門人就洒掃應對上用工亦可謂實然不一再傳而便流為莊周何故曰也只是韓退之恁地說漢書也說得不甚詳人所見各不同只是這一箇道理才看得

別便從那別處去

義剛

問狂簡處先生云古來異端只是遁世高尚之士其流遂至於釋老如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死生芥蒂曾次孟之反不伐便如道家所謂三寶一曰不敢為天下先是也似此等人雖則志意高遠若不得聖人裁定亦不濟事節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胃中都是義理拱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

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特舉南升錄云此與不遷怒一脈其所惡者見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敗人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至矣之心皆是如此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方

問伯夷不念舊惡曰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且如人

之有惡自家合當怒之人既改了便不當更怒之然伯夷之清也却是箇介僻底人耳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忿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

問蘇氏言二子之出意其父子之間有違言焉若申生之事歟不念舊惡莫是父子之間有違言處否曰然問孟子所言伯夷事自是如此孤潔諫武王伐商又都是伯夷而叔齊之事不可得見未知其平時行事如何却並以不念舊惡稱之曰讓國二子同心度其當時必是有怨惡處問父欲立叔齊不立伯夷在叔齊何有怨惡曰孤竹君不立伯夷而立叔齊想伯夷當時之意亦道我不當立我弟却當立叔齊須云兄當立不立却立我兄弟之間自不能無此意問兄弟既遜讓安得有怨曰

見得他後來事當其初豈無怨惡之心夫子所以兩處皆說二子無怨問某看怨是用希之語不但是兄弟間怨希這人孤立易得與世不容至此無怨之心此其所以為伯夷叔齊歟曰是如此

寓或問

問蘇氏父子違言之說恐未穩否曰蘇氏之說以為已怨而希字猶有些怨在然所謂又何怨則絕無怨矣又不相合恐只得從伊川說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他便生怨然他過能改即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

孰謂微生高直章

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
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去
只乞諸其隣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間急來覓
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
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為你乞得盡
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
之異點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
伊川解顯此一段說最詳孫賀
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
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異曰所謂

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甚南升集注

問范氏言千驪萬鍾從可知焉真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
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
尚如此到處千驪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微生高用心也
是怪醯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
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
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我無則求與之猶自可若
猶曰宛轉濟入急難則有說今人危病轉求用藥之類
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寓以為寧過於予必嚴
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人已寧過
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己取之必當嚴楊問文中

言義
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
問張子韶有一片論乞醯不是不直上蔡之說亦然曰此
無他此乃要使人回互委曲以為直爾意此鄉原之漸
不可不謹推此以往而不為枉尺直尋者幾希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然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
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為此說今然有此說昨
見戴少理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
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
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
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湏要自家取來却
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已
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已出則怨將誰歸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
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
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两義
問足恭曰足之為義湊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湊
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
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
不至所以可耻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思一、般所以
記者類於此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耻事出來南

問左丘明謝氏以為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名母字元臣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辯此義剛

丘明所耻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

問施勞之施是張大示諺意否曰然淳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廣

問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曰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人

顏淵季路侍一段子路所以小如顏淵者只是工夫粗不及顏淵細密工夫粗便有不周徧隔礙處又曰子路只是願車馬衣服與人共未有善可及人也備

問願車馬衣服輕裘與朋友共曰這只是他心裏願得如此他做工夫只在這上豈不大段麓又曰子路所願者麓顏子較細何裏來且看他氣象是如何備

或問子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籠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夫然

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錄

子路如此做工夫畢竟是疎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若顏子則心常在這裏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格

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植

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籠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

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私已顏子念念在此間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子節

子路顏淵夫子都是不私已但有小大之異耳子路只車馬衣裘之間所志已狹顏子將善與衆人公共何伐之有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施勞之有却已是然展拓然不若聖人分明是天地氣象蒙端

問顏淵季路侍一章曰子路與顏淵固均於無我然子路做底都向外不知就身上自有這工夫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只是就自家這裏做恭甫問子路後來工夫進如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這却見於裏面

有工夫曰他也只把這箇做了自着破敝底却把好底
與朋友共固是人所難能然亦只是就外做較之世上
一等切切於近利者大不同孫賀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
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
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
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為聖門高第植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
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
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
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

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
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錄
作練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
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
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腳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
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
叔器再反覆說前章先生曰且麓說人之生各具此理
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卒卒地如猫兒狗子饑便
待物事喫困便睡到富貴便極聲色之奉一貧賤便憂
愁無聊聖人則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
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
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義剛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功夫處否曰
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
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功夫太段龐了又
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
私意然也只去得那龐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
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
是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
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功夫須自子路功夫做起曰亦
不可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文他做子路也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燭火息
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
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

不用如子路樣着力去做然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
事然畢竟以此為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
同也舉時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
得其所之心夫道

吳伯英講子路願淵夫子言志先生問眾人曰顏子李路
所以未及聖人者何眾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為
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
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
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
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
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

默也夫出處起居動靜語嘿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
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
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
於聖人也至於二子而觀之則又不容無優劣季路之
所志者不過朋友而已顏子之志則又廣矣季路之所
言者麓顏子之所言者細也莊祖○闕祖錄云子路顏
皆至端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
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以前想亦未
至此病今方不然然如人病後炮頭不病故有此言
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修為此其所以異也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
之為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及不伐
便着意去解人

舊或說老者安之一段謂老者安於我朋友信於我少者
懷於我此說較好蓋老者安於我則我之安之必盡其
至朋友信於我則我之為信必無不盡少者懷於我則
我之所以懷之必極其撫愛之道却是見得聖人說得
自然處義○集
剛注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於我信於我何也曰如大學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般蓋無一
物不得其所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
懷他他便懷於我朋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又問顏
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身已上病痛處子路想平
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顏子平日未能忘伐善施勞故
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病時事如說我今日病

較輕得些便是病未曾盡去猶有些根脚更服藥始得
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
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
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曠然
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
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
是去得箇驕字起人雖去得此病了但着服藥除病
得不發作若聖人之志則曠然太虛了無一物
又曰古人為學大體察病痛就上克治將去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
先生曰語意何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
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
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
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
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注云分辨之意也賀孫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肯
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
仁乎御外
叔蒙問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
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耳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
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然是有工夫了輕
財重義有得些小潑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今人計
較財物這箇是我底那箇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
了顏子常要得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

顏子分上正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
大抵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也只與願車馬輕裘與朋友
共敝相似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伐善無施勞
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
會到無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
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爾

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遠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
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小大之間耳子路底淺顏
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
臆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
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
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顏子底

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
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塵垢底衣服了顏子
又脫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裏面貼肉底
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

個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
是仁然有大小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遠仁者也
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
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
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己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
不遠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
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
己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

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顏無伐善，無伐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顏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南升○時宰錄云：文振問此章先生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剥得外面一重，龜皮子去，顏淵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剥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裏。子與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遠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遠便是克己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

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住他這說，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文子路顏淵孔子言志，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讀書，須迎前看，不得隨後看。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且如公說從仁心上發出，所以忘物我言語也。無病也說得去，只是尚在外邊。程先生言不私己而與物共，是三段骨體須知義理不能已之處，方是用得大抵道理都是合當恁地，不是過當。若到是處，只得箇恰好事。親若曾子可也。周從

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夫道

問伊川言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曰能輕己之所有以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寓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為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為重之意莫與氣象然遂絕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之水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子

路學雖粗然它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則怒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淳

問亞於浴沂者也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義剛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此是子路有志求仁能與物共底意思但其心不為車馬衣裘所累耳而程子謂其亞於浴沂據先生解曾點事然高子路只此一事如何便亞得他曰子路是箇資質高底人要不徹底事便不做雖是做工夫處處不如顏子之細密然其資質却自甚高若見得透便不干事廣

問願聞子之志雖曰此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間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邪曰聖人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北祖

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恐是互舉曰他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某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無伐善是不矜已能無施勞是不矜已功至之云無施勞但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

有終皆是以勞為功

剛義

問施勞與伐善意思相類曰是相類問看來善自其平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是就事業上說問程子言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看來不自私已與知同於人亦有些相似曰不要如此疑以善者已之所有不自有於已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寓

問集注云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炎錄云天下事合自然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跡路顏淵便先有自身方做去如

穿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蝮蛇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展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罷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曰這道理只爲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入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爲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

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

級自分明。了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
 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敝之無憾。
 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
 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義剛錄作今不將他做處去却
 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着實。
 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何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
 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中
 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
義剛錄作如此去。做將久久便難。似此他優劣。自是不同。何必計較。便較得分明。亦不干
 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
 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
 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難見。他責他。只是要聚做一處。

看顏子事。亦只要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模登樣。而今
 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
 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
義剛同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
 置。則於所敝。未能熱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
 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貧達之心也。
附

問謝氏解顏淵季路侍章。或問謂其以有志為至道之病。
 因及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竊謂
 謝氏論學。每有不屑卑近之意。其聖門狂簡之徒。歟。集
 注云。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曰。上蔡有此等病。不是小。

分明是釋老意思。何見其雜文一編皆不帖帖地。如觀復堂記與謝人荅事數篇皆然。其啓內有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而足矣。必

問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曾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大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

地訟了便休。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入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孫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義

義剛說。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裏粹然好底。

